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九十八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易五

咸

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咸内卦艮止也何以皆説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説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内

卦屬艮也

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内卦以下亦有足象

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

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以量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

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

厚之間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絶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甞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

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

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樹動便是應樹拽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晝極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

無私主不是溟涬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已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

感處之意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

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廹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

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
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
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
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
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
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
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
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

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其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翁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時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

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逐人面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為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跅弛之士其議論尚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言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

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呂文穆皆如此不害為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著一豪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作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作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

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焉畧欲分別善惡杜絶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

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為如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固何足信此下逸兩句若牢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欲牢籠之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言却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其人者也有文采也廉

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巳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鏖糟惡濁底見識方畧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為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僩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

議欲為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内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謗所謂

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温公後來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劒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其甞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

此決定無益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踈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唱相公尊重用屏風

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㝠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為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為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刻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為例其有不然者便羣

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内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徇俗雷

同不喚作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
低只是徇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為是是可歎也
公們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怨他
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
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
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
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
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者却以為賢如此

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恆

恆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亙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亙之閒常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恆矣曰物理之始

終變易所以為恆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

恆

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

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問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

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恆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恆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恆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

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恆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恆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恆其德則无羞咎以上語類五條

遯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遼絶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寛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兩爻義相似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

為所說王允溫嶠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溫嶠是乗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

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窻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其舊時也如此即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

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貞正以上語類七條

大壯

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

大壯利貞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此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否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

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

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説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此卦多説羊羊是兑之屬季通説這箇是夾住底兑卦兩畫當一畫以上語類五條

晉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

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亡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

果如今人所説則易之説有窮矣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能信之又安能悔亡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

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無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

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説話聖人所説卦爻只是略略説過以為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無所不利也聖人説得甚淺伊川説得太深聖人所説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做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以上語類四條

明夷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

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
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説貞而不言艱
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
不明則晦得没理會了故外晦而内必明乃好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
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
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問明夷曰下三爻皆説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説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説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説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説故其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

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闇也以上語類四條

家人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内及外之意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

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以上語類三條

睽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同而其性各

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
同則異如伯夷栁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
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
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
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
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
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
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

德相應者何曰無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葢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過舉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亂

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兲而作丙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

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强以上語類九條

蹇

潘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

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 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唯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

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以上語類四條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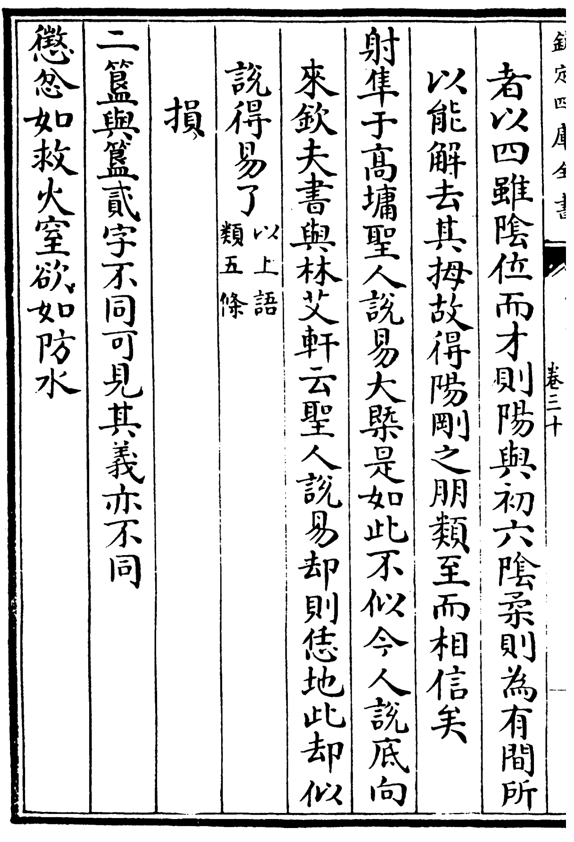
先生舉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

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作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一箇爆杖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

問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



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以上語類五條

損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絶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

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此者甚多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以上語類七條

益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

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

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伊川説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説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以此説其謂易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

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於君者也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如何以上語類五條

夬

用之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

懼不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説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夬卦中號字皆當作户羔反惟孚號古來作去聲看來亦只當作平聲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葢九三雖與上

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令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兑體兑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

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

九三壯于頄看來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欲易

之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顔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樣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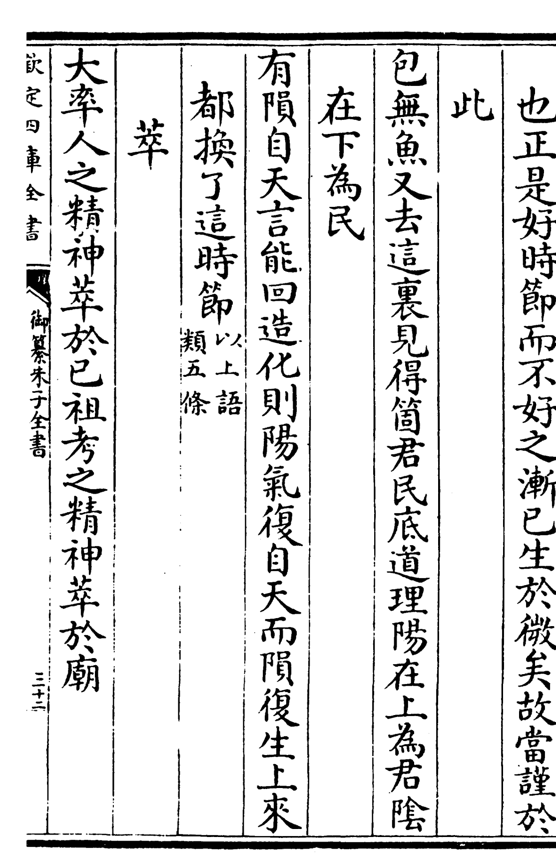
以上語類七條

姤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



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

包無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以上語類五條

萃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豫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以上語類三條

升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

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以上

語類三條

困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

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

問劓困于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

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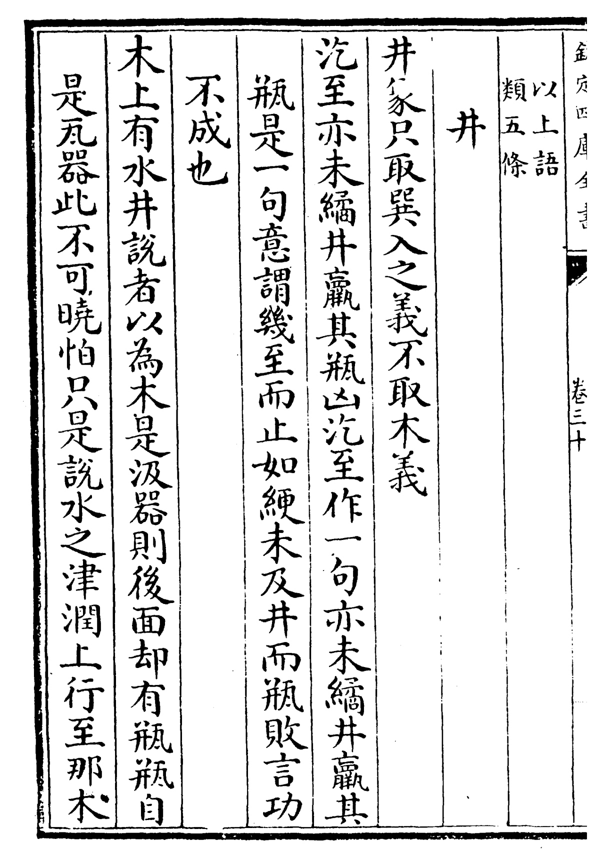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于好

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

問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

神則神應之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



以上語類五條

井

井彖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

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以上語類五條

革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

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

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

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

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林艾軒說因革

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

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縁不曾推得那歷元定却不因

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歷明時非謂

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

到這處方變了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

錮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以上語類五條

鼎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

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甞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作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

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令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要先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

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説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顔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説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

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切要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容貌辭氣之閒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

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麽生可畏可歎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换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以上語類四條

震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為宗廟社稷

又作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

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作一串說下來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
　器之事未必象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
　去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
　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
　不免他人語言以上語類五條

艮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彖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略對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静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

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然行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為止也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

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已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

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若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内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横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虚其心亦是使

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令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滾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内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

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静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説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辭先説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為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

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灰槁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為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為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色美物人固有觀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為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

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其背下面彖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止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以上語類十一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

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答楊子順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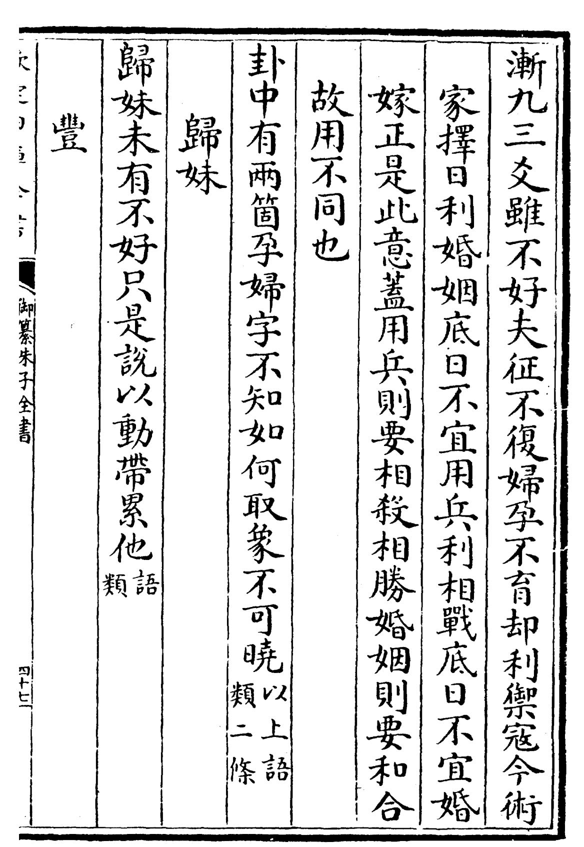
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若不動則吉以上語類二條

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終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曰得之。答余彜孫○文集

艮其限是截作兩段去語類

漸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以上語類二條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語類

豐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纎豪驕矜自滿之心

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羣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况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

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却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

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様言其屋髙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閣以上語類四條

旅

資斧有作齎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

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旅六五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泰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以上語類二條

巽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

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别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自是可吝

无初有終也彷佛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說此為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以上語類六條

兌

兌説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説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説兌卦就説上説後人都作應天順人説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以上語類二條

渙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

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耶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耶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已從人意思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説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説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葢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髙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説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説一汗字為象不為

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以上語類五條

節

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去矣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先生沈思良久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

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豫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

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以上語類五條

中孚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

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

柔在内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虚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虚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

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惹著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

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著水方得令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以上語類六條

小過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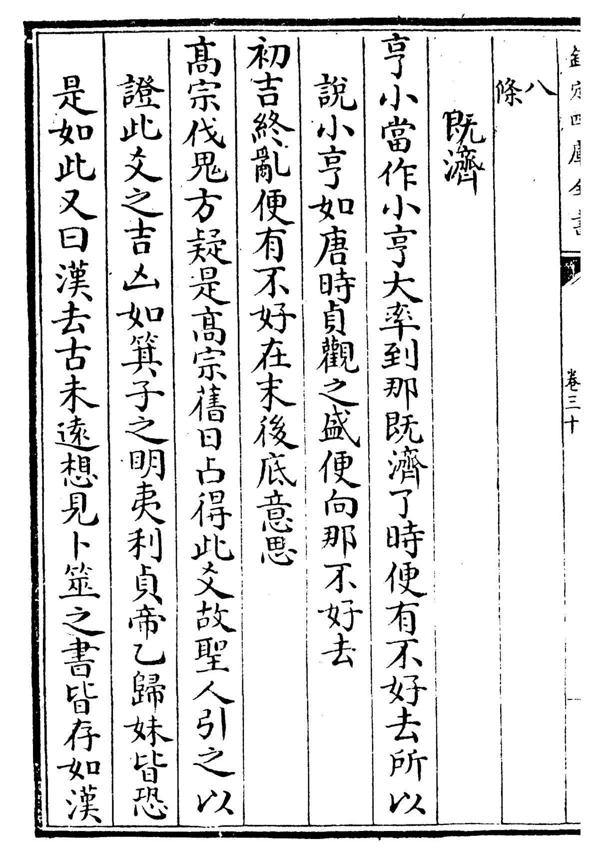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以上語類



八條

既濟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

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又曰夏啟以光想是夏啟曾占得此卦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葢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様不好底意思出來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葢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

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不解如此以上語類五條

未濟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

以未濟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葢不相接續去故曰

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

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

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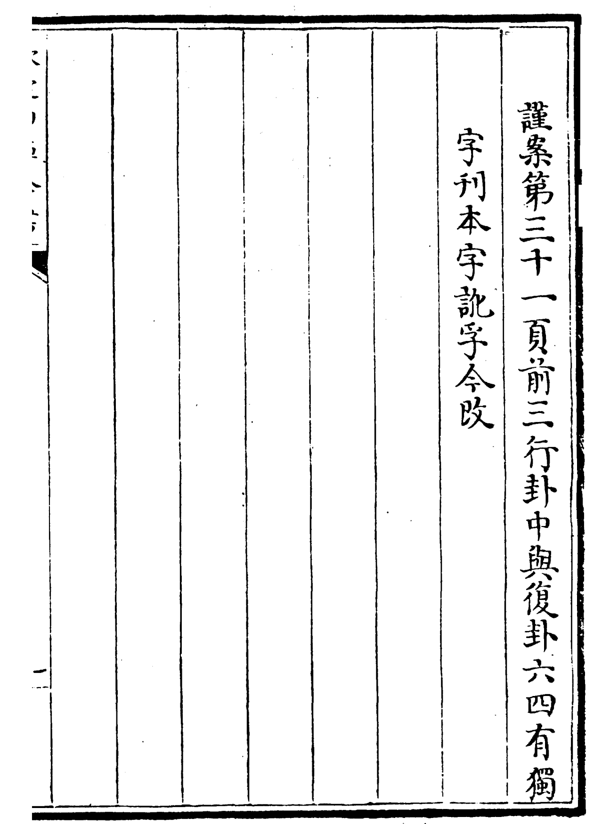
曳輪濡尾是只争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

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

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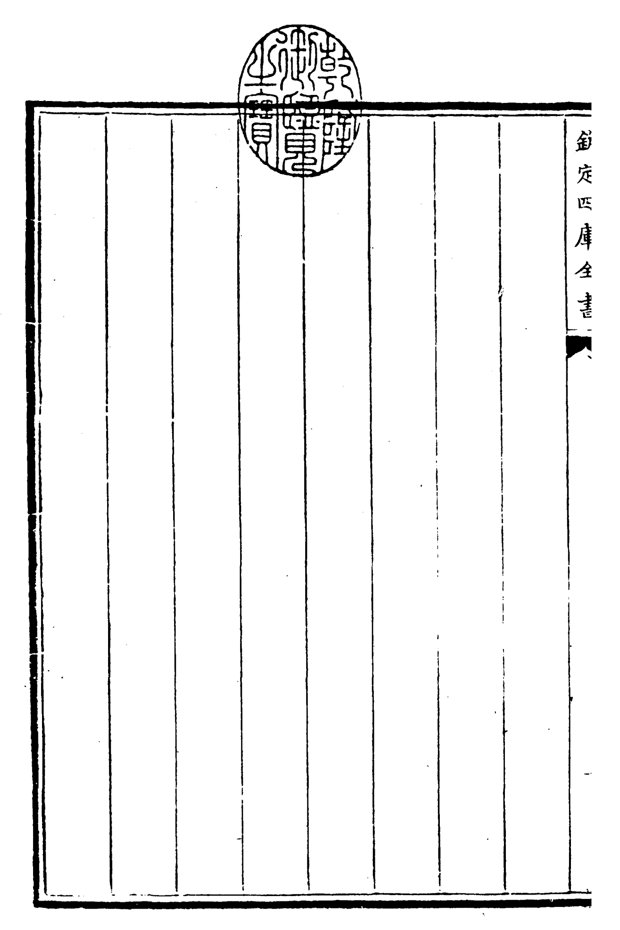
以正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其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以上語類七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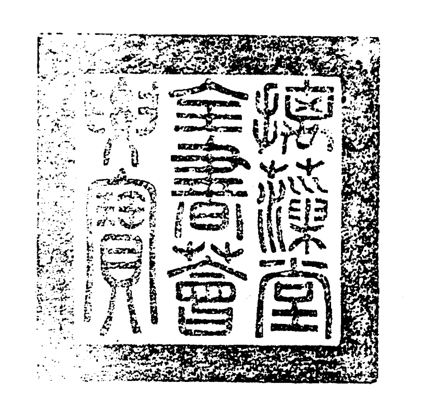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謹案第三十一頁前三行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

字刋本字訛孚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